

鄭溪書院記

鄒元標

今有人焉。啼饑必與之食。一不得食則斃。有人焉。號寒必與之衣。一不得衣則仆。此人人所易知也。倘有人語之曰。人不聞道。不知學。必有甚於饑寒者。爾知之乎。則人之應之也。唯唯否否。惟其知學。甯可饑寒而死。不可不聞道而生。聞道卽一日。千古一息。萬年不聞道。卽百歲亦草木漸滅。殆盡。故曰。逸居無教。近於禽獸。人之異於禽獸者。止此幾希。此幾希之性。與天地並垂。與日月並耀。上之爲

聖次之爲賢爲君子又次之爲一鄉善士皆此性
也人知吾里賢哲彬彬卽一命士出而有爲孰非
得於學者深哉先是永新少原余侯倡明新會於
禾川諸在座者曰甯與永新兄弟之國冠帶之盟
卽不得與其間衆僉謂其邑人物涵龐山川卓詭
必有明德君子應時起者乃未久而待御紫海龍
公起秉質清淑操行純粹自爲食以至勉方情以
學與士民相爲煦沐金華西秦橫渠六君子之望
士民之聞學也耳根旣深未易感動咸服公無間

言公之學可知已會公報命還朝乞歸日與里父
老子弟遊察其樸而易入也與之語學諸父老子
弟聽公教指相率捐金助公創講學館於鄭溪之
壘萬山翠峯一水潌澗雅稱勝地明府力襄其成
申聞當道以爲盛事咸報可又率其子弟屬余記
余謂談學於素所習聞之地人非溺於意念則徂
於見聞其入也恒難談學於鄭溪無意念見聞特
其天真其入也恒易男兒戴天履地天聰天明賤
而存焉爲仁由已於已取之而已先儒曰在者以

天地萬物爲己任得爲己何所不至諸君勉哉倘
學能聞道處爲純儒出爲蓋臣則侍御之建學開
來於萬世不與金華西秦橫渠六君子並駕齊驅
也哉

使先賦稅務詩書敦本崇讓毋好爭鬪毋聽邪說
則司牧者之責也謝君曰然請書之乃作歌示吏
民曰甯之山盤盤兮宅民以安兆人用歡甯之石
齒齒兮父民以理遠人至止爾父兮爾毋邑以永
甯俾民濱古

廻碧亭記

知縣陸時雍

甯邑處萬山中民耕鑿而嬉遊供賦無漕運之苦
咸稱樂土而宦於斯者憚夫險阻且虞有潢池之
警嘉靖丁亥春仲余以疾倦事自上高調至由承

新易小舟闕一旬始達縣境所謂濠嶺江口者又
陸行十五里入城蒞任甫三月以公事往謁郡伯
出至江口登舟午憇無所飯於樹陰下顧瞻山川
秀麗舟車相代賓旅往來當有屋以寓止乃周視
左右得近地淫祠前後二棟歸令巡檢夏清督鄉
民謝遠等解其前楹遷之江口余於是月十七日
往窺厥址課匠事得江涯上隙地正當兩水合聚
其下遠山如屏余喜謂僚庶曰得之矣宜屋於是
越乙未落成公私不擾民咸安之是由縣丞劉君

志典史朱君昌學教諭李君懋訓導蕭君繹林君
應園繼至皆攜酒殺而樂觀厥成余曰茲亭據江
口之勝萬頃一碧而山之碧秀應之顏之以廻碧
可乎僉曰善請廣其義予惟天一生水水其地脈
而火土之高且峻者爲山天下之水皆自東流而
山盛於西北今永甯城南水發源邑東爲嶺流於
西將十里抵於江口始合壘頭巖山水會於亭之
下而東焉山旣昂削而水注下日夕如射激石搏
沙了無停蓄則是邑之秀潞泊弗能凝而背出之

宜斯俗之樸而質也余之構是亭雖爲徃來憇而
實將以廻山川之碧以凝於人也夫俗樸則滴未
滴質則文在內余喜此未雕之璞爾得玉工之善
者治之則爲珪爲璋何難輝山而媚川哉余願邑
之士民抱吾之樸質力耕而勤學幸

聖世之教化爲太平之俊良以廻吾在內之真碧而
弗效夫慧而黠險而健者之爲也余名亭以廻碧
蓋不徒作矣僚友咸舉酒相祝曰博哉斯言適有
蒼石遂請書爲之記

重修儒學記

聶豹

永甯故有儒學圯而不修四十年矣嘉靖癸巳歲
熊侯特請於上撤其故而新之其費則科於公帑
得金若干以不足復捐俸倡民又得金若干肇工
於癸巳八月越明年四月巍然改觀而甯之學校
至是始可與吉之諸邑稱先是甲午春予與東廡
鄉子及九邑諸友會講於郡之青原山侯嘗謂庠
生謝某等徵記於山中予未有以報也丁酉臘月
新令至亦惟於學校是謀乃復使諸生速予言予

曰嘻諸生其知所以爲學乎我朝以舉業造士崇理學也理學大明於宋其足以詔後世繼絕學者篇凡有四曰易通曰定性書曰西銘曰易傳序今之業舉子者有一於此乎蓋四子之文四子之學也豈可以摹擬藻飾爲哉是故持格剛方如伊川守禮嚴密如橫渠學者苦其入而難之或然矣乃無欲主靜之教大公順應之學皆原人心本體之易簡日可見之行也日可見之行而文生焉是謂天下之至文如易通定性書佐佑六經卒爲百世

殊絕之見光天下以爲瑞蓋不但係一方盛衰云也而世每厭其易簡以爲不足爲而日沾沾焉循格守度以取必於有命之得及其不振而遂譏罪於山川之數有司之不明是豈侯之所望也侯姓熊名欽臨桂人新合覃名煦潯陽人也邑博南海林滋江浦吳麟董役勤勞則義官某也於法得書

改建儒學記

副使史翊焮新

甯在吾邑西南其岡巒雄峙秀接義禾而川源潏迥又與禾川琴亭諸水環合滙注土產茲鄉樸茂

俊穎談詩書敦實行視吉郡諸邑清麗殆未訢焉
舊有學在縣治之西地勢淺隘陰陽向背失宜識
者以爲非昌熾之徵謀欲遷而未遂適順德倫侯
來令茲邑政先大體以興學育才爲首務期望禮
先師進諸生講誦已而校藝品騰仰而嘆曰邑非
人才不足之患而士氣之未振得非儲英之地有
未宜乎乃環視邑之境凸相其地勢平曠山川秀
結風氣攸萃得縣治之東舊廨一所躍然喜曰是
足以安

學宮半屬傾圮椽壁墻垣僅存形跡廡廡不治齋
舍蕩然幸邑侯陳公欲達來宰是邦謁廟慨然曰
聖位不肅俎豆媿褻誰職其咎且庠序爲造士育
賢之地講學肄習於斯顧而問曰向時規置經造
者幾何年營創者幾何年庠之諸生歷舉以對廟
學已幾遷矣今之選形勝者自上海陸邑侯起疏
瑞金鍾學博改建於斯鳩工庀材崇簷雕甍翼翼
其新秩秩其序諸無不備未幾而際改革熾者存
者僅得規模

國朝順治十七年五臺關公士樟來蒞是邑遂以尊
聖崇儒爲已任亟謀興復 文廟巍然煥然廟之末
備者得倪公德基勩厥成功嗣是南明倫堂啟聖
鄉賢祠則又成於邑侯楊公履宗大其規制崇闢
數俶堂宇闕深視昔功倍甲寅迄今兵戎蹂躪而
陳邑侯任事甫月每以學宮之規尙未復興寐不
忘又得江南副府王公容若羅公緝勝督處陳侯
之心留意宮墻葺補大畧而兩戎使旋報遷調頗
侯悵然於懷自秋徂春稔於籌畫念時勢艱艱欲

釀金錢則正供尙遺於民間欲征力役則又苦異
於赤子爰集兩學博謀曰需材幾何爲工幾何僦
斃之所費者幾何力役之滋繁者幾何遂捐貲送
學必欲重煥規模一一如度高廣得宜卽戟門櫺
星泮池墻垣未可闕畧且陳侯蒞任以來造士育
賢敦重庠序至無已也余姪學麟司鐸鄞溪邑之
紳士屬余姪索記於予余曰善政善教陳侯兼行
之綱舉則目張何必過爲之辭卽所述鐫之碑石
可垂永久殆將合前令而先後一轍焉是亦不忘

教澤之意云爾康熙二十二年仲夏月望日記

鷺峯書屋記

如縣陸時雍

余承乏永甯既至卽葺臥室之半爲靜廉書屋矣
秋暑劇余讀書其下煩暑弗能容乃復構屋於廊
之東南楹伐材於山鳩工於府詎不足毀淫祠而
益之以瓦甍榑桷與隸逸使助厥役民間聞知余
至愛邑東鷺峯爲詣山冠白雲吞吐晨昏獻音又
有近山之襟帶松陰如幄望之蔚然森秀可以笑
傲定躁凝神得此助良多爰謀匠屋以對之乃名

之曰鷺峯書屋楮其匾曰求放心潛短而日色曠
射又前爲蓬軒制皆素樸而費亦廉前後種松竹
幾本蘭菊兩畦因鑿土培址而方塘成環以檻焉
二鶴常從之遊亦若樂於斯有守園丁見余治室
栽樹之勤跪而言曰吾見幾令矣令去而屋亦毀
何有於樹焉無益請節勞余曰吾盡吾職適吾情
而已物之成敗有數吾何計焉雖然昔李文饒治
平泉莊成戒子孫曰有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弟
古今笑之以爲隘且陵谷有變遷况莊乎哉然斯

言在文饒則爲自私誠隘也在吾有官守者公物而利於治斯亦警語也今天下之吏於上者視已如羈旅視邑如傳舍去之日截棟爲薪改門爲牀吏卒從而效尤罄洗殆盡又何草木之有乎書屋之成固余經畫之力而幸不擾於民然推其極秋毫亦甯之民力也知此意也斯可語令矣文饒之戒安知非爲不善新公宇者而發乎余旣倡詩而和者相接盈若干篇適有善畫者乃圖之成卷以歸昔東坡滕縣公堂記云宮室有所從受而傳之

無窮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余故不避嫌凡有廢者葺之然懇或厲民因書數語以告來者

未靜廉書舍記

非帶藏不可也

陸時雍

鷺峯自卜高調任承甯承甯者吉郡屬邑居萬山中近楚之衡山邑小而僻民足魚稻政事視他邑爲簡是故鷺峯懼飽食而逸也乃治讀書之所而署中寢室外無餘屋焉鷺峯自謂讀書吾常業也姑因寢室外之西楹葺以竹芭圍以書檻其方如斗鷺峯怡怡也適都昌顧丞以晦翁靜廉二字墨

本寄至因以顏舍或者訝之謂驚峯簿書錢穀吏
其將自欺欺人耶驚峯聞之顧瞻其舍笑且言曰
斯言是然夫靜廉非謂余也謂余所處也邑不踰
萬家賦不及二里無造請期會之煩緝非靜乎賦
萬石帑不盈數金淡薄自甘非廉乎且破屋短垣
風雨罔蔽供具弗備貸於同官課童藝蔬春稻風
味無異田家謂非靜廉不可也且古之識高興遠
者多於深山長谷中得之吾方樂於是而讀書焉
驚峯者永甯東之名山秀拔晴空與所居對陸子

詒許東西主下列兩長案階前植桂再北爲二

上有魁星樓中設山長講席繞以廊房由穿堂西
折小屋數楹再爲三堂設匡牀復構花榭爲官長
課文退息所屋中繞以羣房十餘楹嚮之蓄漱盥
盆且曠如奧如非前日比每當風晨月夕誦讀琅
琅角藝者擗管高吟有步月登雲之想而要非前
輩之任勞任力善於建作烏能有此夫人材以培
植而日興學閒以鼓舞而日進我

國家設科取士首重四書文鄉先達如謝九官謝上

舉周應星鄉紳禮譽播江右善爲制藝者諸生肄業所及苟能追尋前哲本文章而發爲經濟爲一代文人冠上不負
聖朝養士之恩下不負諸前輩創建之意豈非盛事哉其以香泉名者本甘泉唐顧詩也惟勿深論第巽峯合一邑之英才香泉聚一鄉之秀士時時講學於其中使學以明倫而五帶百行之源裕學以致用而二帝三王之傳懋其亦本先王建學造士之意也豈不懿與

玉峯書院記

玉峯書院在九爾保甸無鄉學道光十六年兩保士人議聯文社勸殷實家各捐田畝得租八百餘石謀建一書院苦無寸地有州司馬劉君廷棟將自建

文昌宮慨然捐輸爲兩保義塾中一大廈立

帝君座位上建魁星樓飛閣流丹畫楹環之旁設齋舍回廊複道共三十二間前有隙地栽桂柏兩樹幽深閒雅因其門對玉鶯峯遂顏之曰玉峯右邊

建立倉廩倉外又建別軒十二間爲在局董事者
憩息之所每年請大令學博員集生童考課評定
甲乙給予膏火士人咸沾栽培焉咸豐五年賊陷
縣城盤踞書院與鄉尊對峙將書院焚燬殆盡由
是玉峯廢焉自同治九年兩保紳士商將原捐田
畝按保折分各建一書院八保五聯冠書院趙傑
立鸞峯書院其復建之規模較前更覺宏闊雖不
敢名以廣屢亦庶幾足爲寒士之庇矣六平南州

蓋江書院記

衆擎之不易舉也自

國朝定鼎以來吉郡之登進士者自永甯始則甯邑
代有傳人况今涵濡教澤既久躋躋踰蹠不讓他
邑豈人文旣盛而學宮不爲修葺聽其傾欹有是
情哉然而斯舉也余與諸士民固無容諉也其尙
一乃心志俾功有必成則學宮爲發科之地而甲
第蟬聯自足後先輝映以鳴一時之盛詩曰肇禋
迄用有成又曰長發其祥余固於諸士民有厚望
焉

明倫堂敬書 聖經記

知縣 劉德清

竊學宮泮池功同一體

聖經之書原欲使學者咸知修身齊家之要治國平天下之本是不可以不記哉

朝興賢育才以昌文教咸以

孔子爲宗孔子上承列聖之真傳下開萬世之道統危微精一之旨不外誠意之學夫學者所以學爲聖賢也學爲聖賢者所以心乎聖賢之心也諸生縫掖其衣自無不當以聖賢之學自命然或一日

之間玩愒中乘既不能明德又何望新長令

聖天子在上以昌明正學爲急務余忝爲邑宰竊有風勵之責敬書聖經蓋欲使諸生登其堂三復之聖言翼翼絕玩愒之漸遠比匪之人杜悖亂之萌定靜安慮至於有得皆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則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可治而德可明於天下矣此惓惓書經之意實欲爲國家作人慶也豈僅爲朔望講習之具又已耶是爲記

詳議諮詢利弊用期實效事

結海... 知縣張洽山東膠州人

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本府張聘奉
撫部院馬 牌開飭將州縣中某縣某事病民應
應禁草某縣某事最為利民亟應舉行逐一據實
指出詳報以憑飭禁等因轉行到縣奉此伏查旱
懸彈丸蕞爾僻處偏隅民貧地瘠市乏雞豚向無
額設漕糧驛站職於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到任日
擊兵燹之餘民鮮蓋藏野多荆棘於是將從前積
弊徹底清查查備邑共計二十三圖每圖原設圖

差一名押催錢糧每名里長幫貼銀二三兩不等
其額定本折帮費流水紅簿實征細冊計費百有
餘金均皆私派民間而田房稅契糧里加增州縣
不無羨餘沾潤至迎春花紅酒筵各里派銀供應
各官生辰及每途計典糧里攤派銀兩每屆編審
九保共派茶果紙張銀四百餘兩外此解卷部費
雇役關夫以及歲科兩試棚廠損卷燈籠燭炬等
項合計不下千金職到任後將各款銀兩概行革
除鸞產揭捧自為措備茲逢 各憲冰雪清操表

正率屬職亦遂能特立獨行遂其素志雖士庶有
勒石立榜之議而職終不取存浩名釣譽之心仰
副 大憲釐弊剔弊惠愛編氓之至意伏乞

覽察鈞地曉諭用垂永久俾窮邑百姓無宰官借
端苛歛之慮恩波普照永享樂利矣奉

憲憲批允勒石永禁

詳爲宣陳旗丁單疲之苦累預籌良民受苦之
隱憂仰請酌奪以無誤漕政事

知縣 張洽 膠州人

竊照漕糧係軍國重務駕運須旗丁壘挽任大責
重計圖萬全必族衆蕃庶殷實老成之人方可承
充無旗非泛泛輩丁疲卒得以苟且從事也江西
各屬州縣比通湖大河地方額設漕糧若干因米
設船隨船僉丁家習高曾之舊人安職役之常有
協濟有贖養相沿已久不爲偏枯累差常邑僻處
萬山河狹水淺石險灘高無南兌二米亦無漕船
運軍蓋確見窮邑地瘠民貧不足以當此挽運重
任也無何於康熙十年前任吉安府許軍廳委役

蕭大將原發料價造船一隻前縣莊令申詳各憲
僉丁不及票行里民代運一次勒提城軍彭欽明
龍申尹祖等合三姓爲一名頂運當差迄今成例
查彭龍尹原非運丁乃前明洪武宣德時緣事發
衛充軍後於正統天順年間發吉安府守城之苗
商也職蒞任之始該丁彭龍尹等卽苦訴飛船裁
陷哀乞請詳此時初膺民社以爲刁軍常套未知
其困苦至此不敢遽爲陳情今備官五載稽諸往
牒訪之輿論然後知天下之窮民無告未有如甯

中之巨孽耳其實較之他邑運丁皆天下戶也人
而疲敝之極必至妄行扳害凡同姓不同宗風馬
牛不相及者窺其魚肉可食始而私相恫嚇繼而
公堂指報曰某係尊長某係卑幼其富而懦者希
冀遠害央人調處飽其愆而後已其貧而有力者
甘心對質與之較勝負焉或道聽差票一下則赴
府赴省其問水陸舟車之費寓居日用之需遷延
日月刺刺不休及其辦白昭雪則已蕩產破家不
堪回首矣上臺明知其詭詐之弊然迫於傾運亦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而況乎不值一者哉則可憂
者在設擬計皆不行而又不肯隱忍待斃則惟有
盜賣漕糧棄船逃走之一法至於逃丁缺糧則波
及親戚牽連都無望至是無存出莫適地有司優其
奉罰此又勢之難必至者則商賈者在脫逃甯邑
城郭雖小亦有舍患此至者皆荷荷楛守城之人
早非運丁也方今造漕孔亟非不知爲迂腐之說
第身爲民牧自觀其苦想許其害而不爲之代謀
請命又何能親顏自立吾然爲民上哉爲此借

始末縷陳

憲聽仰祈恭照

世祖章皇帝舊制卽將許軍聽報造船隻撥入有漕州

縣派丁領運其新添彭龍尹一丁准予開除豁免

不特三姓予遺沐天地生全之福卽甯邑閭境生

靈亦荷

憲臺再造之恩矣

重永甯八景總題

明知縣 費廣

勝業鄉多沃壤田陳家石井湧甘泉銀岡疊嶂千
重秀星嶺連珠七顆圓金馬流清形礪地玉鷺銜
翠勢冲天拐湖指在雲深處遙矚漿山雨意懸

勝業沃壤

費廣

鄉名勝業勝何鄉未許禾川可頡頏井井耕犁翻
沃壤鄉村飲蜡慶豐穰頻年里巷無饑色自昔人
家有積倉更荷

聖朝征稅薄萬民鼓腹樂時康

故陳井甘泉

縣城南畔夾方塘一脈寒流護石床陳媪烹茶情
最厚呂仙覆米事非常味甘祇許泉爲醴冷瀉渾
如玉作漿自是鄉民懷舊德至今姓氏莫能忘

銀岡疊嶂

銀岡嶺削擁江城疊嶂層巒護永甯數朶芙蓉雲
際碧幾堆螺髻雨中青晴天彷彿開圖畫白日分
明列秀屏山頂一池深萬丈歲時禱雨有龍靈

星嶺連珠

七星山擬畫屏開一脈連珠豈浪堆江上巫峯分

伴到天邊斗宿謫居來圍如照乘離隨匣秀比梳
髮步楚臺無限光芒翰不盡中宵掩映逼三台

金馬流清

天駒何年別渥洼清流曾洗汗駒花石闕雙跡苔
痕沒潭畔崇祠古木遮流水有聲將遠恨清溪無
影見平沙一從荒塚埋龍骨苜蓿空餘幾歲華

玉鶯聳翠

玉鶯山勢玉稜層上接雲霄有路登點點青螺盤
髻出濛濛翠黛潑空凝曾看蓬島來孤鶴飛尋澗

滇書大鵬聞說仙巖丹竈在欲尋仙跡學飛騰
撈湖雲深

石拐誰投湖水西未能龍化且蟠泥山巖疊嶂遶
蒼黛泉落平沙映碧蹄飛鳥不知林遠近歸樵自
識路高低有時出岫爲龍去肯使商民若望霓

漿山雨意

澗轉崖廻望欲迷空濛深處樹高低穿雲細掛崎
嶇路出竇爭流曲折溪風外松濤翻翠壑雨餘屐
齒印芳泥山坳開有澤靈殿薄暮愁聽杜宇啼

勝業沃壤

知縣 陳欲達

昔日甌窶喜滿篝亂離荒草蔽寒隄一時補救儲
膏雨三載賢勞掃里愁有地栽麻勤學績誰家懸
鉅蠲平疇原田每每今如故繡錯相連萬頃秋

陳井甘泉

漫羨人間第一泉城隅古井罩蒼煙九天露冷銀
床凍五夜星明玉桔懸何用丹砂瘳渴病却如清
醴佐芳筵逮今好事傳陳媪汲引長源不絕淵

銀岡疊嶂

羣峰兀兀擁高岡環擁山城翠色長靄靄煙嵐迷
嶺嶠層層蔽窠入青蒼雁過頻寄摩空字月上遙
看挾漢章政暇何時攜謝屐登臨身在雲鄉

星嶺連珠

非關玉斗自天傾碧嶂纍纍紫氣橫何處羊斟聯
絕頂幾翻鯨目映江城燈懸石削凌台次扁倚巖
開送鳥聲光曜於今猶耿耿烟晴疎影上松棚

金馬流清

鏡傳回紇產金獮飛入甯陽關玉花駿骨至今埋

卷之六
嶼石冽泉猶自浴流霞燕臺往矣漫輕價翼野空
俗仍出注留此遺踪荒草裏他年展足騁龍沙

玉鵝登翠

狎舉橫空紫霧騰四圍如畫碧層層斜拖冷雪呈
銀翅淡抹朝煙隱石稜萬岫縱橫天作檻一陶青
翠月爲朋右軍若使今還在手寫黃庭快不勝

拐湖雲深

擲拐當年事已奇至今爭道有神竈寒淵水碧魚
蝦現僻徑山高雲霧垂投石一卷靈雨降濯枝六

月髯龍隨從來祈禱恒如響何異商霖徧四陲

漿山雨意

漿山帝王殿宏開煙雨迷濛護法臺雨若滴鬚隨
電掣山如爐象倩雲堆潑洞萬壑滙流出滋掖千
村禱祀來趨跂青巒高峻處泉聲澎湃若聞雷

勝業沃壤

勝業膏腴地擊摩萃此疆犁鋤春帶雨蒔挿曉分
秧吐蕙苗抽綠盈篝穀綴黃秋收輸稅後仁粟薦
馨香

陳井甘泉

南隅仙覆米泉脈噴瓊漿冷冽香偏美清甘味異
常往來頻綆汲取用任渠將施受功尤大群歌福
澤長

銀岡疊嶂

萬仞重岡聳嵐光映翠屏銜崖排岫障玉壁護林
峒鳥道連雲鎖龍潭帶霧靄盤回千古秀人傑地
鍾靈

星嶺連珠

層巒長拱水七凸勢連城龍帶珠來遠星分影
明巫期辰夕映合浦去還清遊賞追前列荀陳可
再盟

金馬流清

紫麟生大宛何代過蕉陂巨跡遺蒼石花紋漾碧
漪澄哉流不息潔也望無涯伯樂今何在清名羨
伯夷

玉鵝簪翠

翠微儂鴈蕩屹欲擎天雨潤銀毛滑霜凝鉄骨

天官集注 卷之六
堅足臨深豁境頂映次寥巖浪說黃庭換乾坤鎮
萬年

揚湖雲深

崎嶇通遠洞跋蹠過重峯振鷲烟迷影從龍浪滾
踪漪淪清澈底縹緲白騰空勝境湖名揚波光映
彩虹

漿山雨意

迢遞漿山路微茫漱玉漿岫雲飛澗谷林雨注田
塘霧裡龍吟澤松間鳥韻簧我巖頻展拜昭烈古

今揚

踏屐

知縣 鄧璘

爲踏災傷觸暑行宦情羈思共牽縈高低路入山
嶮險深淺泉通石竅清帶露閑花皆有色撐天老
樹不知名喜聞到處田家祝盜息民安樂治平

入承甯

參政 陳洪謨 武陵人

攬轡西風入承甯山深林密兔狐驚馳驅敢畏王
陽道憂樂真懷范老情人住村墟應務本地聯邊
徼可忘兵秋來農畝多收穫珍重循良更薄征

草樹繁廻石磴盤仰窺巖穴俯經湍坤維自設西
江險人世虛傳蜀道難滿野黃雲秋正熱連溪翠
草雨初殘地偏車馬從來少應笑霓旌夾道看王

月課諸生

教諭董煇類

川岳儲精產俊才今朝文運喜天開馬求千里從
隗始夕惕三爻自日來精微與青宗先哲絢爛新
辭爛上台莫道蘇湖專盛美永甯風致亦奇哉山

金馬潭

進士林旗峯福建人

金馬何年出潭光影動搖海鯨分巨擘天駟下青

霄野老能來此山靈或見招春風不相負况復值
花朝

甲辰春薄選入都戒行金溪承下帷諸君飲

洽草成一律

進士龍遇奇邑人

名山精舍已千年絕勝遨遊集俊賢往禩車螢曾
此席今時祖馬着先鞭隴雲朝度鄉關秀潭水晴
分草樹鮮講議其中靈地軸蟬聯發朝侍經筵

九日登銀岡山

廩生李國棟邑人

九日風高落葉黃一尊攜伴上銀岡巖陰棲鶴松

校老泉穴蟠龍雨氣長蒼靄山城紅樹暝蕭條河
渚白蘋涼佩萸賸有龍山興乘醉豪吟只自狂

邑侯蒞任永甯度七溪嶺險阻

劉丹邑人

峭壁溪成七道路險如棘信知樛棟方俱爲

聖朝出巖谷作坦途川源遠溟渤庶民應子來莫畏

嶺頭骨

七溪嶺腰有渴虎飲所

劉丹邑人

嶺半有渴虎虎去泉猶在喜無苛政繁何言周處

嘗渡河古所聞化石今不改由君宜歛踪縣邑多

賢宰

忠烈謝景亭先生殉難詩傳趙煥兵部

國家生魁壘特奇之士不使之鼓吹休明而偏

令其處於艱難生於困厄又復試以倥偬投諸

鋒鏑危亡之際舉其志以行其義者詎其人之

數奇哉天實爲之蓋時非艱不足以別利器境

非困不足以昭奇邁也故吾於謝景亭先生不

能不爲之歎息焉先生偉行雲分至性雪逗其

英毅傑特而仔肩戎馬之劇簡衆乘城抗安酋
之披猖似睢陽之耿烈其繼僕請援又似睢陽
之遣南將軍事迨面著賊矢圍潰而授命邈其
仗劍鼓壯委蛇殉節始終無愧於睢陽也吁嗟
先生之蹟與天壤並永矣不揣下里被之聲詩
洵美先生節千古兩睢陽忠義噫不語所難在履
霜矧以蓮幕傳檄署行藏而冠冕鏖鏖缺心殿
危疆徼醜紛若蟬黔首吁踉蹌既乏聲援旅又鮮
儲糧糧先生堅善壘城池亦金湯圍潰歛授命劍
只鏃之燿整暇身成仁廟貌嵩松篁夜月爰素友
夢來魂亦香吁嗟丁理亂猶復邱幽芳寄語後輩
狐尚藉益縹緲

七溪嶺茶庵紀事三十六韻

知縣戴振河

峻哉七谿嶺峰峯如連珠鳥道仰何極絕壑不可
窺一曲更上一雙足擎支頤俯視百千山羅拜若
郡兒叢莽伏鷲猛道旁餘枯髓招邀結隊伍獨行
敢者誰踰躑欲吐焰匍匐遭鞭笞豈惟歎辛苦凜

溧水淵危焉得五十士削鏡平其陂爰思斬荆棘
架屋憇氓蚩徑僻竄群毒人稠驅山魑相呼幾白
足憇憇爾當爲揮手掉頭去脫兔驚鳥飛謂此蚕
叢地鑿山毋乃癡有僧自楚來碧眼豎雙眉長揖
徑前諾此舉我肩仔手持三尺鎌直搗虎狼居丁
丁伐薪木登登築重基堂廡旣爽塏壇壝肅威儀
譬比海蜃樓空中現眾愚昔無今忽有靈境匪夷
思冶金鑄佳粟莊嚴列尊囊洪鐘振巖谷幽溪舞
蛟螭杖當撥泉眼涓涓清流漸一泓挹可酌茗椀

供路岐勞者得以息渴者因而滋老幼互雜齋晨
昏紛如絲頓忘昔日險擔夫相嗜噓豈知老瞿曇
經營盡銷銖旣捨優鉢米亦捐貝葉貲兩年摩踵
頂茹荼甘若飴只此足萬行何必安心思造物若
相予鶴鳴子和之不然一東郭隻竿焉能吹創業
期望後善人天方詒定知後來者十倍勝今茲

庚午仲冬自永新行部至永甯七谿嶺道中

作

本郡沈作朋君南太守

出守螺川甫浹句攀帷下邑訪輿情山從秦棧雲

中度人在張超霧裡行五馬不須煩鼓吹雙鬼先
自引絃聲萬峰翠繞千厓綠舊德依然啟後生

鷲嶺道中作

漫擬王尊叱馭勤懸緬高嶺絕塵氛舉頭天際橫
蒼壁回首人間盡白雲怪石崩崖疑虎踞喬松溜
雨作龍文行人莫說山行苦還仗山靈放夕曛

登金馬石

鷲峯曹志周
雲樵

地闢露雲根矯矯金馬名不知幽谷裏聲氣出神

京

東望玉鵝峯不計巖

青天仄尺五峯嶺白雲殘日暮鑿烟裏春風舞玉

鵝

金馬石

下分勝業沃壤

教諭趙由儼南豐人

分得涿州絕勝鄉原田井井吐膏梁不須象馬勤
耘柯長滿舊車詠樂康

陳井甘泉

鑿地泉甘一井空人間老媪有神功非關地脈潛
通竅米覆山城七日中

銀岡疊嶂

爛熳銀岡疊嶂，鬱鬱萬馬擁山城。三仙長吐晴
空色，不羨巫峰夢雨情。

星嶺連珠

人文蔚起萬山中，嶺爲一邑交峯斷續星光有七峯。北斗
不從天外落，那教北郭耀熊熊。

金馬流清

千載遺踪穿石間，神闕出水水潺湲。蛟澗亭下空
群去，不到金闈不肯還。

玉勒聳翠

靈通造化有天機，晴雨無心占驗多。若是人間迷
罪福，還求經帙到層幃。峭壁柱名萬卷書，故用
王褒之夢爲衡經傳。

拐湖雲深

石拐亭亭峙野湖，李仙何處失葫蘆。霎時雲霧翻
空起，半是龍宮半是壺。

梨山雨意

四季青巒雨似忙，羊腸鳥道有神漿。不勞杜宇悲
昭烈，千載清陰護一方。

勵諸生肄業

知縣 劉斐

萬仞山頭萬仞山層崖峭壁不心攀要從萬仞山
頭立細把功夫問孔顏

空承甯三保玉笥山乃南唐孟賓宇先生隱此別
號羣玉峯叟山有八景一須彌山次佛心嶺掃
地竹下馬臺朝臣岩碁盤石香爐山石龍潭

八景小引

劉輔世 號長民

吾里玉笥山本都福至古殿也其先南唐孟賓宇
先生隱處其地山川之勝不能悉紀惜高人韻士

未經品題致湮沒不識形勝何如 輔有志於名山

如川適解組歸里與吉州進士羽星先生及西澗

大弟假宿靈鷲禪林偶登山一覽不勝欣賞 輔自

愧學古無識欲作韻語以誌勝跡竊恐貽笑大方

願得文人詩伯將此中山水曲曲繪出或如謝靈

運之美蓉出水或如顏延之之錯彩鏤金則玉笥

一山千叢生色矣

八景小引 與 十 里 長 去 劉錫昌 詩 西

弓惟喜山水而素不善詩安能如少陵所云老去

漸於詩律細蓋細非居潛養晦沉敦警卓者不能
雍丘甲寅重九偶與進士羽星先生庭兄長民先
生閑步玉筥訪南唐孟賓宇先生隱逸遺蹟於山
見有峻峭嶺刻於溪見有潏澗紆曲數其勝景相
傳有入隱隱山因景而靈景因人而傳必得風流
大雅出而和其音者乃可傳其靈也二公曰然命
丐拈韻漫賦丐思龍吟虎嘯鳳噉鶴唳聲也蟲唧
唧而雞喙喙亦聲也縱不能作龍鳳音而唧唧
蟲鳴可乎爰不辭固陋剽竊千百唾餘質之二公

及高人曠士以熱其可否焉

須彌山

劉錫弓

約束千山與萬山西天一座鎮人寰扶搖俯視無
餘剩笑指乾坤非等閒

佛心嶺

佛本心空邁俗倫空山那見染纖塵幾回靜處尋
安定惟有西方月一輪

掃地竹

此竹青青鳳尾閒人爭敬祝楚王來那時風受任

天智果志 卷之六
搖落未許閒花點翠苔

下馬臺

鷲嶺巖峩萬木青
平岡盤馬駐仙靈
至今相見雲深處
猶得春風幾陣停

朝臣別

千巖萬壑列東西
盡起兀然孰與齊
傳語山靈環拱護
天公莫遣白雲迷

碁盤石

玉筍巍巍徹虎蹲
楚王靈址竚高墳
山中仙子今何在

香爐山

何在剩有碁盤萬古存
筍山遙對一枝峯
峯麓逶迤繞古松
絕壁盤空留晚照
消散烟霧紫雲封

石龍潭

懸崖壁立莫登臨
石窟潭空萬丈深
雲護風雷時作吼
一江活水等龍吟

須彌山

須彌芥子剩高山
長帶白雲千載閒
可怪猿啼并

吉水人雍了劉瞻林號烈
庚戌進士星

鶴肅聲聲接到月明間

佛心嶺

峭壁層崖度曉風
凌霄回首看飛鴻
眼前勸破潭月萬里長天一色空

掃地竹

淡蕩疎枝倚殿斜
風來勢似卷龍蛇
好留清影長相伴
勁節亭亭歲月奢

下馬臺

山峻一偏相傳舊蹟此中真
今記取

朝西

細石連地
誰在試問山靈記得曾

碁盤石

放寬棋局一堪興
勝負由來總是虛
趁透個中誰共語
悠悠漸覺落情疎

香爐山

祥雲五色在山頭
一段烟光空際浮
却為無情風

驟急紅塵隔斷使人愁

石龍潭

噴雪倒崖響石潭
濯纓思向水心探
水清石冷千年在
且縱遊人醉一酣

又引

劉

森

山

玉笥爲甯邑之望
壤近橋頭偶躡屐
尋孟賔宇隱處八景之名勝
昭然舊有詩讀之正不減崔顥題詩在上頭矣
奈族中諸君子索句甚迫因爲續貂

須彌山

劉森

未返霜清萬木暝
鍾沉

下馬臺

賈

石疊巖然護紫嵐
高山見說此停驂
至今隱隱留行跡
付與遊騎一徑探

掃地竹

隔斷紅塵絕點痕
空勞箕帚付司閽
當門種得忘機竹
淨把閒雲掃石根

碁盤石

仙家歲月自因循
較奪輸贏總未真
貪劫幽尋來

石畔幾將斧柄爛樵人

香爐山

柏子焚餘數粒青博山看取火星星閒占佳氣爐
峯紫滿注龍涎集百靈

石龍潭

清聲瀾瀾響流霞古壁巖陰樹五花尺水詎教神
物隱海門驚浪遂無涯

須彌山

謝紹吾

芥子安能納此山巍然迥出自蕭閒欲從五岳爭

高下位置西華東泰閭

佛心嶺

一任飄然四面風嶺頭往往有歸鴻可知佛本無
心者空卽色兮色卽空

掃地竹

拖得箕箒翠一竿飄颺殿側曉風寒有時掃盡橫
雲起好似蒼龍匝地蟠

下馬臺

羊腸鳥道路迷濛暫息馬蹏花觀紅若問仙靈何

處在至今平地起清風

朝臣芳

萬里江山南面主
鶴立螭趺北面官
恁似山靈勤虎拜
朝朝抱笏在林端

碁盤石

仙局平鋪一石斑
滿天星斗照回環
縱然雨洗蒼苔淨
不見來消白晝閒

香爐山

此山鎮日一爐烟
濃霧遙飛古殿前
幾度春風吹

散後紅雲擁起夕陽天

石龍潭

碧潭淼淼湧泉聲
行雨行雲浪生想
是重瞻觀變化虎崖萬丈石龍驚

將於是乎基矣科名云乎哉
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土泮穀旦督學使

者漢生許乃普記

邑侯張公懷泉去思碑

大帝王時槐人安福

懷泉張侯蒞任永甯政績懋著按臺陳公曰是有
異材永甯未足展驥也惟武甯稱難治宜改調乃
疏請於朝報可侯遂卸篆之武甯邑之父老子弟
避留相率詣螺川謁余曰惟吾永甯自設官以來
前令固多賢顧能惠愛吾民者惟侯最今且去願

乞一言以記余曰夫長民者斷以行志原無人德
我之整論政者貴於採實尤慮過情之稱惟爾處
人眷眷於張侯其非矯飾近諛也明矣蓋陳其一
二以徵實可乎於是父老各伸其說余乃得張侯
之治永甯者大指謂侯精明而不涉煩苛渾厚而
洞晰隱微催科酌定其期得用一緩二之意輸稅
聽民自納無溢數浮羨之征訊訟得兩造之情而
願息者弗問執法愆強暴之輩而株連者矜全事
必親故胥吏之弊自戢政崇要故迫呼之擾不聞

置義倉以備饑勸樹麥以廣利率編戶毋聽民自
便而夙蠹自清舉行鄉約誘民爲善而頑俗漸化
葺儒宮周貧士表幽貞崇義舉如鑿七溪之峻嶺
爲冠蓋之坦途得佚道使民遂功成不日至其闕
然自持冰寒玉瑩其志節尤非凡近可窺者邑孝
廉龍子遇奇余及門士也復壘壘論述無異且曰
邑人勒石繫思曷足爲倭重雖然宣仁聞以勸來
者將世風有賴焉先生得無意乎余乃不得辭竊
通都大邑其人習侈而多文故能結不情之歡獨

吾郡之丞甯地僻而俗樸彼其民不習諷豈知微
飾文詞以獻諛於去任之選命哉今張侯德政乃
使閩邑細氓依然若嬰之慈慈母也此豈聲
竒笑貌可及者耶以余所聞邑人之言殆不過得
什一於千百耳何則彼其感於心者深而誦於口
猶訥也蓋余聞龍子之言而益信焉侯徭應徵鬻
之南充人萬歷庚寅冬蒞任於發邑秋去任云
邑侯張公浣瀾去思碑刑部王如堅

浣瀾張公命我丞甯三載於斯臺使嘉其治行以

甯邑不足盡其才移之湖口侯旣去甯之士民不
當免赤子於懷也欲暨碑以紀其政邑宦謬君甯
祿與孝廉龍過奇狀其概命諸生徵余言余卜山
之深卜林之密且有日矣顧我郡邑賢長吏不釋
於懷若浣瀾張公余讀狀始悉張公大都謂帶上
君子奈何易吾邑哉邑洵蕞爾安見其非邦也前
令甯者爲懷泉張公不三年因卓異移武甯今張
公民方狎政又遷湖口旣以兩公賢則我甯與武
湖二邑何擇焉六七年間兩予兩奪何其甚易吾

邑也乃公則不恐易吾邑其貽永利以開甯者細不具論論其大者邑固磽鹵民鮮蓋藏公課其墾殖捐俸若干創義社編烟戶裁澗狹爲會飲令所在自爲蓄積以碩計者二千三百有奇曰卒然有急吾儲此以待不足距郭北數十里有七溪橫嶺岩峭壁公鑿險爲康衢更設亭濬井以慰徃來邑境迫叢巒其秀民事詩書者什一公修讀法之制召社學諸生躬自掖誨夜濯維新公今卽去吾民其能忘公哉雖然惟公能開利永我甯惟先生能

承聞於我公其維錫之真氓可也今由邑紳所稱知侯之德深天民心故不忍其去耳嚮使侯以神自畜鄙夷小民而故爲麗馳則一日之謂多甯有既去而愛徵若此乎且以甯之僻邑在遠令之者曰其誰以我爲虞何妨草菅視焉今有一賢令上知之而必遷之調之將後之令甯者皆效爲良吏則侯之利爾甯也終無已時是則輦上君子所爲以永甯重也安所言易哉侯名紀華陽人初爲陝西真甯縣洎今任凡三爲令皆有循聲以懷泉張

侯並為蜀人云

邑侯張公德政碑

邑侯張公諱洽字仲和號滄厓山東膠州人丙辰進士以中行改授甯邑其為治也精明而藏於渾厚大才而出以小心仁育義正政通人和暮年頌作三載績成兩舉卓異一薦行取因格於例未果各憲皆為公惜獨我甯民交相喜曰天其留公於茲邑以惠我蒼赤乎癸酉秋再值行取大典惟公廉能卓著督撫兩院以公之治行第一交疏保題

江右熙然為台垣得人慶獨我甯邑父老子弟卓皇然如嬰兒之離慈母也攀留不可共謀所以重以遠者請鑄公之惠政於石以昭令德而紓吾民拳拳之思焉公蒞任在康熙二十有七年當是時甯民新離兵火田疇蕪矣廬舍墟矣哀鴻遍野而夫婦仳離其居者皆孑遺之餘也公下車之日紛催科均徭役興學校勸農桑撫流移恤鰥寡從前耗費之病民者細大畢除爰進耆老而告之曰爾其寬期備賦毋缺於正供爾其力農悖行毋蠶於

爭鬪子弟之俊秀者爾獎勵之其不率教者爾督責之於是講學興行衡文課士或有宛抑片言折服請託不行憂強歛跡六年之內並無出境越新者我甯民沐浴膏澤休養生息農耕於野士業於學百堵興而田野治絃誦之聲相聞卽張堪之治漁陽魯恭之宰中牟不是過也公啓行之日圖書而外囊橐蕭然我甯民父老子弟奔擁馬前戀戀不忍去公亦惻然以孝弟力田相訓勉藹如之言依然父母孔邇也我甯民何能須臾忘公也耶夫

青島縣志

卷之六

處山陽

以清華世貴英敏少年高才風采綵之風施易直寬和之政征徭無遺訟獄用稀後之司牧者以公之心行公之政民氣和樂天休洽臻內召之榮將與公而媲美矣是則我甯民之私願亦我公所懼倦於甯民而厚望者也
閩邑士民公立
永甯縣張 爲詳請勅禁事據閩邑紳民等呈稱竊查甯邑民貧土瘠山廣人稀卑職於康熙六十年到任以來因地制宜悉心籌畫有利必興有

害必除凡關國計民生之事無不竭力舉行誠以百姓免一分外費即可留一分正供也查從前相沿陋規有由鄆縣肩茶入境額有茶課之稅按勸徵收每歲不下三四十金又有鹽舖小販按月納鹽五包按季繳鹽規十餘兩至薪米什物爲日用所必需應向里民輪買無如僅有給價之虛名而無給價之實事以上數條均有累於民卑職盡行革除所需薪米鹽斤燭肉油紙等項俱照時價平沽非以鈞譽沽名正真還消返樸但念一法之立

卽有二弊之伏揭時旣久初意漸失恐有奸狡胥人等仍借當官名目欺哄鄉愚亦未可定理合據情詳懇

憲示勒石永禁以垂久遠等情詳奉

府憲鄭批允如詳勒石永禁此繳

雍正七年六月 閩邑士民公立

邑侯戴公德政碑

邑侯戴公繼張公之後來宰吾甯下車以來寬而仁廉而明如陽春四布土膏滋潤勾萌甲拆皆含

生意沐膏澤而咏孔迺者於今五年無何以讀禮
解綬士民雲集買棹豫章伏轅呼籲奉

撫憲聲

蒲道
集府

諭戴令賢聲久已聞之但新舊無

交代例愆而遣之歸咸相謂曰公之轅不可攀矣
而公之仁慈德政曷忍忘請壽諸石羣應曰善
公戴姓諱振河號開亭浙江湖州德清人戊辰以
進士起家文名震天下醞釀六經胸羅諸史本聖
賢心行聖賢事素標元公無欲之教蓋無欲則心
清心清則智出正賦之外不索羨餘儉於自奉不

尚奢侈衙齋無事至可羅雀閭閻安堵民耻爲非
間有訟以理論之以情化之不事鞭撻惟從容
開導鼓動其良知良能之性或遇愚頑惟漸示
辱而已經年以來不屈斷一事不桎梏一人荒落
訟庭草滿犴扉寬厚澤物雖云天性亦學問之功
也衡文手自裁定日與諸生執經講業不以己智
而棄人之愚不以己賢而棄人之不肖視民饑如
己饑民寒如己寒或有病不能起者公爲之投醫
藥而沉痾頓瘳貧無力殮者公爲之施棺襯而枯

骨蒙恩七溪嶺爲新甯之險阻公爲之修道路以
便往來廻碧亭爲一邑之水口公爲之開水利以
通舟楫種種惠政難以枚舉願後之賢宰追踪芳
躅不改前規則循良代撫炳蔚寔區民生其時康
樂和親抑何幸哉因爲之賦曰

維我戴公

保我黎元

心勞撫字

毀方爲圓

飲冰茹蘗

憚爾鄭泉

風清兩袖

囊乏一錢

歸裝東擔

惟有硯田

五老峯下

買石以鐫

世世祝之

永矢勿諼

康熙三十年春月

闔邑士民公立

邑侯任公德政碑

邑侯任公

諱

倫備號金壇康熙丁卯舉人辛未進

士河兩河內人也己卯秋來宰吾甯慈惠存心澹
泊鳴志愛民重士息訟簡刑寓撫字於催科藏精
明於渾厚不徇一情不枉一法一意噢咻歷十年
如一日茲奉銓取晉秩部曹公之善政美績弗克
殫述爰舉大要勒諸貞珉以誌民不能忘之意爾
康熙四十八年春月 闔邑士民公立

郡伯陳公德政碑

郡伯陳公祖

諱

良德號漢公奉天撫順人也家世

簪纓志凌霄霄漢己丑春奉檄兼攝邑篆下車以

詢訪利弊體察民情開征錢糧不取羨耗勞心

郵緩於催科簡騶從閭閻無供億之煩節嗜欲

戶無取辦之擾澹泊爲懷冰兢自勵票無輕出

不下鄉息訟安民寬嚴相濟捐俸以興義學

而講六條責而不驕謙而不傲重賢愛士禮節

崇善氣迎人藹如冬日居高馭下凜若秋霜問

豪強之輩亦皆歛跡潛形地方享甯謐之福百姓

樂康阜之休情公攝篆未久我甯邑士民咸沾德

澤謹將公之仁慈惠政勒諸貞珉以志不朽云爾

康熙四十八年夏月

閩邑士民公立

邑侯陸公德政碑

昔陸景初先生刺蒲政尙寬簡正本清源不事操

切厥後汝州公去任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時

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二乘甚媿不逮由是觀之

寬與廉詎非陸氏之家法哉我甯邑地僻民淳康

熙五十一年邑侯陸公諱騰驚明府蒞任永甯窮
之人心竊喜曰公其有景初先生之宗風乎其始
如汝州公之復作乎但未沐其政而遽羨之恐虛
所望閱一年而公之善政不勝紀焉閱數年而公
之善政不改其初焉錢糧爲民膏所繫也平賦減
耗倉穀爲民食攸關也濟虛兩盈入才爲邦家賴
餘捐貲設學而作人之雅化以興儉樸爲廉吏清
操茹藥飲冰而物力之艱難以恤不尙刑威民知
良法恭儉莊敬和緩虛懷禱雨則甘霖立沛去矣

則蠱毒盡除賢宰執政若此是卽今之景初先公
與汝州公也正本清源寬刑尙德陸氏之家法非
公其誰嗣之去任之日公於民依依不舍民於公
惓惓難忘勒諸貞珉以誌勿剪勿伐之意云爾
康熙五十五年夏月 閣邑士民公立

邑侯奚公德政碑

邑侯奚公諱璞成號質齋江南江陰人乾隆己未
秋來宰甯邑迄今八載矣侯秉性慈祥宅衷坦易
其善政有難縷述者甯邑僻處萬山官舍不數椽

侯不以爲陋飲食無貳味侯不以爲菲衣冠罕都
麗侯且愛其樸勸耕於蒨屋侯時勗以勤維時童
叟環聚皆曰召父來矣檣母來矣侯因觀民間冬
衣單裕雇募機師教民紡績邑少炊薪教民砍伐
驅遠虎患施舍藥餌侯非心乎吾甯何惠政綿綿
若此耶催科不辜鞭撻折獄平反要囚禮聘名賢
以課儒士詩曰豈敢君子民之父母我侯有焉下
卯仲夏侯有事萬安乘小舟往來於嵐霧中染疾
不起哉都人士痛侯之深欲曲形我侯德政之

有恤艱天實實枚校明德惟馨奈此輪蹄浩浩爰
有擁鼻師範可鐸名儒後濯一心洒掃庭內念堯
簞必資儉字角靈爽莫可依憑睹茲牟庫數椽雖
未旁風上雨傾此修廣一室何論西序東序廼占
同人之畫卦摩大壯之重爻知體物而如在神之
格不可思合衆志以相成有其舉莫敢廢於是潔
齊乎巽鄰帶出之方相見乎離儀文明之嚮蒼龍
蜿蜒叶銀漢以昭回朱鳥翩翩麗珠躔而熠燿鷺
嶺峙其左龍溪帶其前元基甫構厚載凝釐靈趾

既營圓暉蔭采飛薨舒翼象金翅之摩天素壁凌雲若玉山之聳地枌櫨香堦闐般爾以輪精榱桷軒渠湧蛟蜃而結氣九天靈駕蓮節來棲太乙威神旋衡至止於斯時也紳耆悅豫既踴躍以兼施士庶歡騰正綢繆而並建神居秘其蔭試院廓其規曳采流紅東西相望瞻雲就日突兀崢嶸暗藹清瑱穰穰降福光黃文曜奕奕增輝注籍月宮燿煥瓊林之冊應名宿列看盈仙佛之經士淑夙沐神庥今嘉義舉典祀非豐於昵作善必降之祥愛此羣情有裨文教所願苾芬是享永隆島奕之祥名丹碧常新勿替尊嚴之廟貌銘茲城功以迓頌祥是爲序

嘉慶二十四年二月朔日吉安府知府呂士淑撰

倡建考棚碑記

縣邑之試每歲集一邑童子校考之卿相出其中名賢鉅儒出其中試雖小登進之階茲爲權輿郡考有督學按臨可以扁試縣試則聚堂廡坐霽下或散處於吏胥寮舍喧喚嘈雜又各挈坐案具僉

捨攘扁門以嚴防察公事旁午出納稽時風簷寸
尋不能靜息以盡一日之長無如何也永甯去郡
遙遠地瘠民貧雖建自元代迄今數百年學解官
署至

國初始修廡舍整葺未能恢宏堂除廊房不能容千
百童子試天地非無隙也策非無善也苟一更
非數千百緡錢不能經理則有因仍聽其故常而
已茲因學博羅君倡其謀合邑紳士赴其義捐金
銀財帛地利宜經始於丁丑秋落成於戊寅冬不

逾年而創立試院巍然鉅觀且與移建

文昌宮同時集事一建於邑城東南一建於西北雲
蒸霞蔚鳥草翬飛彼此相望試院之內堂階軒敞
號舍邃寬明窓旁通風雨攸蓋從茲童子入試者
心開意舒冬煖夏爽無湫隘之苦有安思之樂豈
不美哉顧嘗論之邑之有興築皆足覘同力之義
若增此試院所以益後來賢子孫讀書赴考發軔
於斯未嘗不獲斯舉之益使各邑倣而行之未爲
不善其所憑依亦所自爲也昔之郡邑有爲義舉

者多書之志乘某地自某某建置之某所有某某
創修之垂諸不朽況茲之所舉尤獲益於無窮耶
藏事後復恐歲久乏修另捐良田若干畝征其租
爲兩所逐年修整之費計慮周至美無不臻余守
是郡每念窮邑瘠薄而歎然義舉兩美合而二難
并足見

國朝作人之化士習奮興有關於登進之途無不
勉以此砥礪學術作賓

王家安在不英材倍增人文愈盛也向之所謂卿相

出其中名賢鉅儒出其中豈偶然哉余既嘉其所
爲又深副所望故樂得而記之

嘉慶二十四年春月吉安府知府沐陽呂士淑撰

移建 文昌宮考棚碑記

韓子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
此修廟舉墜官斯土者宜留意也甯邑

文昌宮建於乾隆五十四年在明倫堂左側瓦屋一

椽僅堪容膝余於嘉慶乙亥司鐸是邦釋奠之初
見其規模狹隘遂有鼎新之志迨次年冬值縣試

之期縣治舊無考棚童子數百人列坐於縣署堂
扉負凡布席不勝煩苦予奮然欲並成之然慮功
費浩繁余以一開散之官恐未能集腋成事爰首
先捐俸集紳士於庭而告以並建之舉從容商酌
總期成功諸紳耆皆曰善議既定力爲勸輸各鄉
慕義者皆踴躍解囊釀金得如千數乃卜地於城
東南隅移建
文昌宮殿卜地於城西北隅起造考棚鳩工庀材釐
然具舉經始於丁丑年秋落成於戊寅年冬歲甫

一周而宮殿鼎新號舍宏敞輪奐壯麗竟成巨觀
又得諸紳士捐糧田若干畝歲收其租爲兩所逐
年修費斯舉也誠可謂盡善盡美行見地靈人傑
英才輩出蔚爲
國華登承平著作之堂爲
國家棟樑之選以仰副
聖天子崇儒作人之盛治豈不休哉工既成諸紳士請
紀其巔末余深幸始願之克償得與諸紳士樂觀
厥成可告無媿爰濡筆而爲之記以志邑人尙義

之風於不朽云

嘉慶二十四年仲春月吉永寤縣教諭羅馥輝撰

邑侯孫公德政碑

竊聞三異觀成十奇致美賈父而歎來遲國僑而稱惠政黎庶之交相景仰者秉彜自有同好上能以德化民而民焉有不愛之如父母仰之若神明也哉辛巳秋

邑侯孫父臺來宰是邦清廉自勗善政宜人由是士民愛戴異口同聲思搆一傳編入志乘稍遂與

情面請再三而侯固辭曰吾奉檄蒞任安民吾事也造士吾分也第求供吾職盡吾分而已原非市譽也士民起敬曰邑有賢侯而人不知感是猶飲水而不知源食德而不知報也侯縱不以爲恩吾儕能不誌其恩乎甯邑僻處山陬嶽氣薰染儀門大堂以及兩廡翼房雨蝕風侵歛斜欲撲吏人強以木楮榱桷甃甃不蔽風日出入往來惴惴乎有巖墻之懼侯下車卽曰堂不修則治不肅科不整則吏不安於是首捐廉俸飭材庀具蓋瓦

級磚椽楹樑椽椳爲更易具詳大府立案存交樸
斲丹雘煥然改觀而書吏各科亦整葺一新擇可
勞而勞之工不費而民不擾非 侯何以肅體統
而尊觀瞻城垣所以固圉其間稍有損塌未可聽
任自然而詳欸興修又不無移累 侯於農隙之
時隨時雇夫葺葺低者增之缺者補之民不勞而
功不廢綢繆未雨非 侯其誰及此御下以寬恤
貧民則誠求保赤懲強悍則施以嚴刑懷德畏威
互相勸勉更製十聽歌以曉諭民間俾男婦長幼

咸知敦孝弟而勵風俗非 侯其孰能之外此崇
尙學校培植士人遇書院課期親身扃試手定甲
乙接見生童諳切講解非 侯何以能使士風丕
振若是之神且速耶邑志停修七十餘載版缺字
湮 侯捐俸倡修勸諭各保贊成厥事採訪則無
濫無遺出納則矢公矢慎集新事以增華補前乘
所未載非 侯何以能使文獻足資考徵耶他如
保甲則周歷編查門牌則比戶懸掛善政善教難
以盡述我甯邑士民具有天良遇此神明父母之

官其能隱默而不紀其一二乎
侯名承祖字書農號父庵浙江錢塘人也以文章
詩禮世其家 大父蕉石先生曾任直隸鹽山柏
鄉磁州等處州縣陞任深州直隸州官直省二十
餘年迄今德政猶膾炙人口淵源有自侯亦紳
有祖風云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冬月

永甯闔邑紳耆士民公立

附刻勸民十聽歌

蓋聞官膺百里之寄則百里之事皆其事大要在
於除暴安良懲奸扶懦而已夫賭博者盜賊之媒
鬪狠者亡身之具戒爭訟居家要舌崇勤儉保業
良規際此

聖世承平 各憲民依念切因淺言作十聽歌普告黎

民務期入耳警心互相勸誠有厚望焉歌列於左

第一勸

勸爾民仔細聽堂上雙親奉養勤桑榆晚景眼前
專望好兒孫水源木本爾知否養生送死孝宜殷

我能承先自裕後簷前滴水不差分

第二勸

勸爾民仔細聽一門之內須和順同氣連枝何事
參商乖天性子姪循分福如何雍容和睦家昌盛
兄能友兮弟能恭層遞循環交相敬

第三勸

勸爾民仔細聽鄰里宗族須親信小戶大族出入
守望相交警切勿恃悍自傷殘課晴問雨樂同井
溝塍相連讓畔耕梓桑洽比風俗整

第四勸

勸爾民仔細聽呼么喝太須戒做蕩產傾家財
飽慾爾陷阱干犯刑章法無寬連累家人受災
莫因賭博喪身家回頭彼岸須猛省

第五勸

勸爾民仔細聽女子入廟徒取喚織紉組紉婦道
規矩須要遵治容徒送遊人目露面拋頭非正經
侍奉翁姑盡孝道和睦妯娌一脈親

第六勸

勸爾民仔細聽餓死不可與匪近鑽穴踰墻登時
偵捕闖生命四民皆可平平過何不及早做好人
斬殺徒流惟自取禍福轉移在俄頃

第七勸

勸爾民仔細聽強搶互鬪喪爾身解紛排難鄉黨
居然作典型殺人償命法難宥禍福無門人自尋
安分守法家可保眾口僉稱良善民

第八勸

勸爾民仔細聽鼠雀之爭莫認真逞刁計訟一入

公門費用頗受累花錢身罹法回心一想氣自平
小事化無大化小依中理處是非明

第九勸

勸爾民仔細聽田山有主莫忘認佔葬菽龍心地
不良險地損頻年拖累告無門未曾獲福禍先臨
堪輿之說說無憑積善之家有餘慶

第十勸

勸爾民仔細聽國課早完盡吾分田房稅契買
來即日須投印此是

朝廷維正供拖延時日法加身但願循謹作良民躡
蹻輸將遵功令

鼓與八廟諸神

木真翹故

豐慶月

寶大

正

里

不

不

邑侯楊公曉昫德政碑

邑侯楊公曉昫號春野山西和順人由進士起家攝永甯篆性廉潔一介不取儉於自奉褐衣蔬食依然寒素家風其恤民也輕徭薄歛鄉里無追呼之擾其馭下也摘奸發伏吏胥泯覲覲之私宏獎士類凡有請謁必溫言以慰敦品相勗一時被容接者藹然如坐春風至涉訟事則據理直剖不少假借以故權豪勢要皆爲歛手且勤勞自矢遇利民之事無不踴躍以勸其成如七溪嶺爲新甯

交界之所巉岩峭壁民苦崎嶇侯捐俸倡勸開草
鑿險平之以石遂易畏途爲坦道黃江渡廢而不
修者歷有年所侯與學博張廷槐邀集邑紳歛貲
修整橋梁工竣以其羨餘購買橋局并置田畝以
資修葺行人至今免望洋之嘆凡茲政績久已膾
炙人口後以卓異調任廬陵廬邑地廣人稠素稱
煩劇難理侯治之如烹小鮮遭粵寇之亂閩室殉
難是侯之大節與河嶽並峙百世下猶將聞風興
起豈唯甯之士民感慨唏噓而不能忘已哉惟是

侯一甯最久甯受侯之賜最深爰撮其善政書諸
貞珉以誌歿世感戴之意云

道光二十一年

閩邑士民公立

邑侯李公鈺德政碑

邑侯李公諱鈺號和軒貴州石阡府人以舉人揀

發調任永甯操守耿介才識疏通親政以來輕徭
役緩催科儉以養廉威而不猛折獄務得其平課
士必精其鑑其他釐弊剔奸抑強扶弱善政難以
枚舉而究其所以造甯者不僅此也甯邑僻處邊

徵民生不見兵革乙卯冬粵匪由鄰邑竄入甯境
人心張皇侯聞警下鄉募勇賊踞城恣意殺掠席
捲颺去侯擬還轅安輯旋聞吉郡城陷十屬相繼
失守僞監軍統逆來甯勢若燎原侯潛迹隣境觀
變而動嗣以賊惡日稔人思同仇乃密約邑紳赴
和字營乞師趙廉勅統兵至甯侯親率團勇協勦
追殺殆盡城始復克復之後繕城郭修器械籌餉
練勇迄無虛日復不時帶勇巡邊親往各鄉操演
賊匪兩次犯邊侯皆督勇擊退是甯民之易危爲

安得遂再蘇之願者侯之力也其恩德之高屢而
謂甯能一日忘也耶後格於部議卸篆解任去之
日土民扳轅號泣無計挽留因綜其治績鐫之於
石聊以示甘棠之愛云爾

咸豐八年

閩邑士民公立

邑侯姚公恭常德政碑

邑侯姚公諱恭常號笑山浙江歸安人癸亥夏奉
檄來宰甯甯下車伊始心存慈祥政崇寬大性坦
易不事粉飾勞撫字而緩催科懲夙蠹而革陋規

惠養黎元體恤備至念破產由於訟獄廣布誥誡
勸之息爭間有控訴必多方開導徐以動其悔悟
由是囹圄空虛草滿訟庭其作育人才也加意膠
庠無日不以造就爲念每遇會課厚給膏火以示
鼓勵受栽培者爭自濯磨文風蒸蒸自是此政之
照人耳目者固已津津掛人齒頰矣其尤足述者
甯邑地瘠民貧物力維艱兵興以來籌餉練勇費
用不下十萬餘金係繙閱舊案以甯民好義急公
可以鳴上請加學額於是備文申詳一切文冊紙

墨辛工等費皆高清俸爲之措理不准胥吏需索
亦不煩民間捐助經府憲轉詳各大憲出奏

恩准每案文武各廣學額四名丙寅歲試文進十
二名武進十二名科試文童准此永爲定例甯之
士子得濟濟奮志雲衢觀光上國者非侯之力不
及此是侯之惠甯者無窮甯之受侯賜者正未艾
也豈直政令條告足以動一邑之感激哉後以治
績懋著調任金谿邑人士遮道挽留不可謹述其
實心實政勒之於石庶後之德澤其歷久而彌新

也夫

同治五年

閩邑士民公立

也

也

也

也

也

銳被殺

二十四年夏旱是年十一月謝容儼宅右產靈芝

一本作芝瑞堂丙午年中式

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大晴無雲而震

二十四年大疫

萬曆五年閏八月天雨小異實視之乃藹薪實也

戊子己丑庚寅連年饑旱

庚子秋地震

辛丑年大疫

天啟四年旱

崇禎十五年大旱

癸未秋楚寇入境冬月譚賊由茶陵寇境攻城縣令冉集民兵驍勇殺之城賴以全

國朝順治三年丙戌春恢復縣六月張克臣隴永新七月初三日擄掠永甯六七入保煨縣堂衙舍

丁亥年大荒

己丑年賊寇張和尚掠縣至庚寅年二月適府提鎮四路攻破之是年大饑六月內拐湖龍出大水

瀑漲決塞田

辛卯年紅頭賊寇縣攻城是年大荒

壬辰春紅賊踞萬羊山九月城陷冬月提標叅將

王公恢復

癸巳年大荒邑令齊蒞任同叅將王彙詳奉各士

憲賑濟民賴以全

康熙三年大旱次年又旱

庚戌冬雪深丈許

壬子大荒

癸丑年夏地震旬日

甲寅元旦子時雷鳴電閃七月防兵叛冬月僞逆

雲集三平大旱六月大旱

丁巳年盤踞甯甯士民流散

戊午年正月大將軍穆發兵恢復是年餘逆出沒
耕種愆期饑民載道幸各上憲發米賑濟稍有子
遺

庚申年民漸開墾五月大旱

辛酉春淋雨不息夏秋連旱所耕無收

甲戌乙亥連年大熟穀價甚賤四日

甲申年大荒

辛丑年大旱

壬寅年大荒

癸卯元年八月大水決塞田畝

甲辰年旱

丁未七溪嶺有虎傷人

乾隆元年丙辰旱

壬戌六月大水決田七溪嶺趙公塘汎衝決壓斃

兵丁二名

丁卯冬月桂花盛開

戊辰正月桂花又開秋月民間多疫

己巳庚午夏秋連旱

甲申年旱

乙酉年大荒

丙午丁未大荒前令王詳請耀常平倉穀賑濟饑民得食

嘉慶十年乙丑十一月十三十四日地震次年多

疫

己卯年荒

庚辰年大旱

咸豐元年辛亥夏間彗星見於西方

乙卯年十月十九日粵匪張三和由湖南郟邑入甯境盤踞縣城恣意殺掠幾一月焚燬衙署席捲

颺去

丙辰正月賊陷郡城二月偽監軍李春發統逆來甯踞文昌宮肆意誅求民不堪命穀價甚賤十二

月趙廉訪統天兵至甯團勇協勦城始復

壬戌年三月十三日大風拔樹自戌至亥始息

癸亥三月齋匪起寧縣憲會紳募勇勦滅

甲子穀價甚昂

丙寅增廣文武學額

丁卯大旱

庚午茶州滋事甯邑震動

辛未大旱穀價昂貴

壬申癸酉穀價大廉

甲戌春月霖雨麻疹大作孩童傷者甚多